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

之六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之六

叶世斌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责任编辑：言之
责任校对：钟辛

封面设计：邹本忠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丑 女

梅丽是个干瘦的姑娘，两条腿跟木头棍子一样，鼻子陷塌，嘴瘪得几乎不见了。她坐在钢琴前，毫不在意地弹了几下琴键，这种姿态再加上她的长着一堆青春疙瘩的发青的面孔，发红的鼻子，两只又瘦又长的胳膊，就跟一只拔了毛冷冻着的，可又穿上了艳丽的绸服的鹅一样。

〔波兰〕莱蒙特《福地》

于莱家里的人，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到的只有那个女孩子洛莎。她长得根本不好看；而自己也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利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很苛求。他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做人，除非她的年龄已经到了不会牵动柔情，只能令人有些严肃的，恬静的，近乎虔敬的感情的阶段。并且洛莎虽不是不聪明，可毫无特殊的天赋，而她的喋喋不休还使克利斯朵夫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不愿意费心去了解她，以为她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充其量不过是偶尔望她一眼罢了。

可是她比许多的姑娘强得多，至少远胜他热恋过的弥娜。她是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在克利斯朵夫没搬来之前，从来没发觉自己的丑，或者是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她周围的人不把这点放在心上。倘使外祖父或母亲喃喃咕咕的提到她长得丑，她只是笑笑，并不信以为真，或者认为无关重要；而他们也不比她多操什么心。多少别的女人，和她一样或更难看的，还不是照旧有人爱吗？德国人对体格的缺陷特别能宽容：他们会熟视无睹，甚至能化

丑为妍，凭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无论什么脸都可以和最出名的美女典型出其不意的拉上关系。于莱老人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励，就会说他外孙女的鼻子像吕杜维齐的于依雕像上的鼻子。幸而他老是叽哩咕噜的脾气不喜欢说人好话；而全不在乎鼻子模样的洛莎，只知道依照习俗把家务做得好好的才值得自己骄傲。人家教她什么，她就当做福音书一般的接受。难得出门，没有人给她做比较，她很天真的佩服自己的尊长，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天生的喜欢流露真情，不知道猜疑，极易满足，她可竭力学着家里人叹苦的口吻，把听到的悲观论调照式照样挂在嘴边。她非常热心，老是想到别人，设法讨人喜欢，替人分忧，迎合人家的心里，需要待人好而不希望回报。她这种好心当然被家里的人妄用，虽然他们心地不坏，对她也很喜欢；但人们总不免滥用那些听凭摆布的人的好意。大家认为她的殷勤是分内之事，所以并不特别对她满意；不管她怎么好，人家总要她更好。而且她的手脚不利落，匆忙急迫，动作莽撞像男孩子一样，又过分的流露感情，常常因之闯祸；不是打破杯子，就是倒翻水瓶，或是把门关得太猛了，使家里的人对她为大生气。不断的挨着骂，她只能躲在一边哭。但她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完的，隔不多久她照旧笑嘻嘻的，咕咕呱呱的嚷起来，对谁也不记恨。

克利斯朵夫搬到这里来，在她生活中是件大事。她时常听见提到他。克利斯朵夫因为有点小名气，在城里也是人家谈话的资料。于莱一家常常说到他，特别是老约翰·米希尔活着的时候，喜欢对所有的熟人夸他的孙子。洛莎在音乐会中也看见过一两次年轻的音乐家。一知道他要住到她们屋子里来，她不禁连连拍手。为了这有失体统的行为受了一顿严

厉的训斥，她非常不好意思。但她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过着那样单调的生活，来个新房客当然是种意想不到的消遣。他搬来的前几天，她等得烦躁死了。她唯恐他不喜欢她们的屋子，便尽量想法要它显得可爱。搬来那天，她还在壁炉架上供了一小束花，表示欢迎。至于她自己，可绝对不想到装扮得好看一些；克利斯朵夫一瞥之下就断定她人既长得丑，衣服又穿得难看。他对他的看法并不如此，虽然也很有理由断定他难看，因为那天克利斯朵夫又忙又累，衣冠不整，比平时更丑了。但洛莎对谁都不会批评的，认为她的父亲，母亲，外祖父，全是挺美的人，所以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相貌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一样，而一心一意的钦佩他了。在饭桌上和他并坐在一起使她非常胆怯，而不幸她的胆怯是用唠叨不完的话来表现的，以致马上失掉了克利斯朵夫的好感。她可并没发觉，这第一晚倒还给她留下一个光明的回忆呢。等到新房客上了楼，她独自在卧房里听到他们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她觉得那些声音非常可爱，屋子也似乎有了生气。

第二天，破题儿第一遭，她不大放心的仔细照了照镜子；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的不幸有多大范围，但她已经有些预感了。她想把自己的面貌批判一番，可是办不到。她颇有些疑惧的心理，深深的叹着气，想改变改变装饰，不料把自己装得更难看了。她还想出那种倒楣念头，竭力去巴结克利斯朵夫。好不天真的只想时时刻刻看到新朋友，替他们出些力，她在楼梯上奔上奔下忙个不停：不是拿一样没用的东西去给他们，就是硬要帮他们忙，老是大声笑着，嚷着。只有听到母亲不耐烦的声音叫唤她了，她的热心和絮聒才会给打断一下。克利斯朵夫沉着脸，要不是竭力按捺的话，早已发作过几十次了。

他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把门上了锁。洛莎敲敲门，叫了几声，心里明白了，便不好意思的下楼去，不再来了。他碰到她的时候，推说因为要赶一件工作，不能来开门。她不胜惶恐的向他道歉。她明明看出这种天真的巴结是失败了；本意是想跟人家亲近，结果却适得其反，把克利斯朵夫吓跑了。他老实不客气的表示对她不高兴，连话也不愿意听她的，也不遮掩他心中的不耐烦。她觉得自己多说话招他厌，下着决心在晚上静默了一些时候；可是说话的劲比她的意志更强，突然之间又来噜苏了。克利斯朵夫不等她一句话说完，把她丢下就跑，她不恨他，只恨她自己，认为自己糊涂，可厌，可笑，觉得这些缺点真是可怕，非改不可。但她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就很灰心，以为永远改不掉了，自己没有力量改的了。但她还试着改。

然而还有些别的缺点是她无能为力的：她长得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有一天她照着镜了突然发觉这个不幸的时候，简直像晴天霹雳。不用说，她还要夸大自己的缺陷，把鼻子看得比实际大了十倍，似乎占据了整个脸庞；她不愿意再露面了，恨不得死掉才好。但少年人希望的力量那么强，极端失望的时间是不会久的；她紧跟着以为自己看错了，教自己相信早先的确是看错了，甚至有时候觉得鼻子跟普通人的一样，还可以说长得不坏呢。于是她凭着本能，很笨拙的想出一些幼稚的手段，例如把头发多遮掉一部分脑门，使面部的不相称不至于太显著。其中可并没卖弄风情的动机；她脑子里从来没有爱情的念头，或者至少她没有意识到。她所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少的一点友谊；但这一点儿，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意思给她。洛莎觉得，只要他们

相遇的时候，他能和和气气的，友好的道一声好，她就会非常快乐了。但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平常总是那么冷，那么无情！她见了心都凉了。他并没对她说什么难堪的话；她却宁愿受几句埋怨而不要这种冷酷的静默。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她像一个犹豫不决、疲劳不堪的陌生游客，背上背着一个无法形容的包裹。她的出现在居民们中间引起了一种自发的愤怒情绪。哼！她来这儿干吗？这个令人作呕的丑女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她为什么闯到这儿来呼吸我们的空气，像一片黑影儿似的遮暗了一切？

当她走到阿尔马斯广场的门楼下坐下休息的时候，人们像观看一只稀奇动物似地把她围了起来。她从哪儿来？她是谁？

老太婆们终于恐吓她说：

“你走吧！我们不喜欢！”

“丑女人！”

这个女人是那么新奇而少见，大家都想用脚碰碰她，仿佛碰一个没有生气的躯体，看看它是在睡觉还是死了。孩子们在母亲们的身边恐惧地挤成一团。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特斯《相认》

那女子对面一看，门里闪出一个中年妇人，只见她打半截子黑炭黑也似价的鬓角子，擦一层石灰墙也似价的粉脸，点一张猪血盆也似价的嘴唇；一双肉泡眼，两道扫帚眉，鼻孔撩天，包牙露外，戴一头黄块块的簪子，穿一个元青扣绉的衣裳，卷着大宽的桃红袖子，妖气妖声，怪模怪样的问了女子一声，说：“我只当是我们大师傅呢！你是谁呀？”

文康《儿女英雄传》

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作太赤包儿，赤包儿是一种小瓜，红了以后，北平的儿童拿着它玩。这个外号起得相当的恰当，因为赤包儿经儿童揉弄以后，皮儿便皱起来，露出里面的黑种子。冠太太的脸儿也有不少的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折子与黑点。她比她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将牌，而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

老舍《四世同堂》

恶 妇

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房分姐姐，是我爷面上的，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原来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从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史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了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

用眼看时，生得如何？但见：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妓 女

“你弄醒我干什么？”她抱怨说。

原来是米恰拉，那个生性愉快、骨瘦如柴、长着一张粗陋的沙黄色面孔的女佣人。她来叫醒她，因为有位客人等在她房门口。露西安娜！她简直不能相信了。等米恰拉走出房以后，房间里就是她和露西安娜两个人了。她显得壮健可爱、仪态万方。尽管她面带愠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可是她周身却散发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充满活力的亲切之感。她就像一个娇憨的尤物那样，叉开两条健美、滚圆的大腿站在那里，脚上穿着一双装有楔形高跟的白色高跟鞋，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绿衣服，手里不住的摆动着一个又大又扁的白色手提包。尤索林从床上一下蹦下来想搂住她；她抡起皮包照着尤索林劈脸就是一下，打得尤索林头昏眼花，踉踉跄跄地退到皮包打不到的地方，迷惑不解地用手捂住火辣辣的面颊。

〔美〕约瑟夫·赫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元老玛利亚，据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曾作为军队慰安队的挺国船回来。照她的说法她是青山绿水什么世界都见过……现在，尽管她用浓浓的脂粉把脸给糊上了，但每逢

笑的时候眼角上粗粗的皱折还是搭拉下来，清晰地显示出几条退了色的历史垄沟。客人们仍称她密斯郑。——这跟她的相貌很不相称。只要一喊她密斯郑，她就会捏着嗓子娇笑几声；酒劲儿上来了，还常常唱几段悦耳动听的流行歌。

〔南朝鲜〕金光墉《裸身》

她有前额和头部的界线不甚分明，呈狭小的三角形。身子短，很肥胖，也许是屁股朝两边铺得特别开，腰深深地凹进去，显得很细。从颈部到肩膀尽是厚实的肉，使人联想到牲口的脂肪层。两只大奶子，露在用降落伞做成的胸罩外面，压迫着我。

〔南朝鲜〕涂基源《深夜的拥抱》

……阿齐兹为穆尔台达介绍说，和他一起坐在后座上的这位女士名叫莫尼卡，然后他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那位，她叫扎碧娜。穆尔台达彬彬有礼地坐在车里，他已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和陌生女人在一起呆过了。莫尼卡长得很美，金黄色的头发，一对绿色的大眼睛，皮肤白得简直像闪电一样。这种令人稍魂的美，自从他到了卡法吉巴村变成一个农民之后，早已被他淡忘了，他身旁只有自己老婆法茜麦那种美。……

〔埃及〕伊·阿·库杜斯《亲爱的，我们都是贼》

这是一个以深褐色皮肤闻名的女人，鬻曲的头发，肥胖的身体，两片厚厚的嘴唇，一双又大又黑、引人注目的眼睛。她终日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裸露着大腿，甚至还露出白色的丝绸内裤。……

〔埃及〕纲吉布·迈哈福兹《人生的检束》

我要了啤酒。她迈着懒散的步伐走过去拿来了啤酒，那双眼懒散地垂着眼皮，像即将熄灭的蜡烛一样闪着微光，而

这一步履看上去比她那浅薄的眼光还要冷漠无情。她完全是机械地接照这类行当的习惯在我的酒杯旁边又为自己放了一个酒杯。和我碰杯时，她的目光无精打采地从我身边滑过，我这才把她仔细端详了一番。她的脸确实倒还漂亮，五官端正，但好像由于内心的疲惫不堪，变得像一副假面具那样呆板而令人生厌；整个面部憔悴松弛，眼睑微肿，头发散乱；浮肿的两颊满是廉价胭脂的斑点，已经向嘴角下垂，形成了很宽的皱纹。衣服也是漫不经心地披在身上的，由于吸烟和饮酒，嗓音都变得干涩、沙哑了。一切都说明，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极端疲倦，只是由于习惯才毫无知觉地继续活着的人。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月光巷》

在我正打算清理帐目返回的时候，女神呀！有一个印度姑娘走进我的房间。一个绝顶聪明的姑娘，一个绝色佳人。每一个动作都是舞蹈。她听不懂我的话，可完全能揣摸我的意思。她那美妙的尖尖的手指告诉我，她才十五岁。她穿着五彩珍珠穿成的凉鞋，每一个脚指都染成了红色，隔着长长的纱丽可以看见她那一对带着纱罩的奶子。这奶子全然不像是十五岁姑娘的奶子，应该是二十五岁的。还露出圆圆的小肚脐。她的话我也不懂，可我也能揣摸出她的意思。我知道，她是来要做我的阿肖的。她像飞进门来的一轮明月，照亮了我。

白桦《远方有个女儿国》

维珍烫了一个目前最流行的小黑人头，化妆得浓，蓝色的眼影和假睫毛使她的眼睛显得又大又黑又深又亮又媚。一件大红的紧身衬衫，半透明的，她从第三个扣子开始扣，里面居然没有胸罩。细小的腰肢，系着条宝蓝色明艳的裙子。佩吟从不知道大红可以和宝蓝相配，可是，她穿起来，却鲜艳

而夺目，一点也不土气和俗气，反而充满了热力和媚力。

琼瑶《金盏花》

这个女人半百子，却人老心不老，一心打扮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年华二月初”。她描眉入鬓，鬓似刀裁，搽胭脂抹粉，脸上桃红李白。要想俏，女穿孝，她爱穿一身月白；三寸金莲凤头鞋，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两只长长的耳环子荡来荡去打脸。她本来长着一双巧手，却吃馋了，呆懒了；平日横草不动，竖柴不拿，油瓶倒了也不扶。望日莲不回来，没人烧火做饭，她的墙柜里正有一位相好的送来一包绿豆糕，就打开红纸包大吃起来。鸡笼里的鸡，猪圈里的猪，饿得扑笼拱圈，吱吱哇哇乱叫，她也不管。

刘绍棠《蒲柳人家》

“那个妇人就是礼拜一，”淑华低声说。她知道礼拜一是克定在外面租了小公馆讨来的妓女。那个妇人有一张瓜子脸，细眉毛，脸上涂得又红又白，一张小嘴擦得像染了鸡血似的。她穿了一身玉色滚蓝边的衬裤，一双改组派的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

巴金《春》

在那惨烈的气油灯下，站着成群的女孩子，因为那过份夸张的光与影，一个个都有着浅蓝的鼻子，绿色的面颊，腮上大片的胭脂，变成了紫色。内中有一个年纪顶轻的，不过三四十岁模样，瘦小身材，西装打扮，穿了一件青莲色薄呢短外套，系着大红细折绸裙，冻的直抖。因为抖，她的笑容不住荡漾着，像水中的倒影，牙齿忒楞楞的打在下唇上，把嘴唇皮都咬破了。一个醉醺醺的英国水手从后面走过来拍了她的肩膀一下，她扭过头去向他飞了个媚眼——倒是一双水

盈盈的吊眼梢，眼角直插到鬓发里去，可惜她的耳朵上生着鲜红的冻疮。

张爱玲《沉香屑》

那些女人大腿跷二郎腿，熟练地抽着烟。有的穿着中国服装，叉子一直开到大腿上，神气活现，叽哩喳喳，给人一种感觉，她们不是故意地在表现自己，就是在向别人挑衅逞凶。有一个年纪大的，嘴里嚼着口香糖，泡泡吹得啪啪响，脸上涂满了厚厚的脂粉，就像刚糊过的墙。每逢来客人，她们就把媚人的视线射向门口。这些人几乎完全不顾体面，完全没有自尊心，完全不懂得谦让。

〔南朝鲜〕金光墉《裸身》

妓女的散乱头发里仍旧不停地散发着廉价香水的气味。每逢呼吸的时候，她那本来就和理智、聪明离得很远的鼻孔里的肮脏的鼻毛就一动一动的。她的乳房象征着强大的生活力。尽管死亡紧贴在她背后，妓女肚子上油光光的皮肤和结实的大腿，仍透露着无限生机。

〔南朝鲜〕徐基源《深夜的拥抱》

我越看这个女人，她越是叫我迷恋。她漂亮得令人心醉。即使她的瘦弱也是那样动人。

我陷入沉思中了。

我想到的一切，我很难解释它们。我对她的生活充满了体谅，对她的美丽万分叹赏。她不接受一个文雅、有钱、准备为她牺牲一切的年青人的追求，这种冷漠的表现，在我的眼里，补偿了她从前的所有的过错。

在这个女人身上，包含着一些天真的本性。

看得出她在放荡的生活中还保持着纯洁。她的坚定的步

履，她的柔和的身材，她的粉红色的、张开的鼻孔，她的四圈略微发青的大眼睛，都表明她的热情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在她的周围散播一种肉感的香气，如同那些东方的花瓶，不管封闭得怎样的严紧，也会透露出瓶里的甜烧酒的香味。

总之，可能是气质，也可能是她的病情的结果，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不时闪现出欲望的光芒，这种光芒的流露，对她所爱的人来说，是一种上天的启示。但是，那些爱玛格丽特的人不再数得清，而她爱过的人还够不上数字呢。

简单地说，在这个姑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一点小事故就使她成为妓女的处女，也可以看到一个一点小事就能使她成为最多情最纯洁的处女的妓女。在玛格丽特身上还存在着两种感情：骄傲和独立，它们受到过伤害，可是能够做羞耻心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也没有说，我的灵魂仿佛穿过了我的心，我的心仿佛穿过了我的眼睛。

〔法〕小仲马《茶花女》

这时候，我刚刚旅行回来。别人没有告诉我玛格丽特去世的事，平时朋友们总是把重大的新闻告诉回到首都的人。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玛格丽特长得美丽，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讲究的生活越是引人注目，她们的去世就越是冷冷清清。她们像太阳一样，升起落下，从不被人注意。如果她们年纪轻轻的死去，那她们的死亡会同时被她们的所有的情人知道，因为在巴黎，一个有名的女人的情人几乎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会交挽对死者的回忆，但是他们彼此的生活将继续下去，对这件扰乱他们生活的事故甚至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

我记起在香榭丽舍大街时常遇到玛格丽特，她每天都乘